

# 三母親

小曉 季聲 小 韓 編 劇

張 學 明 作 曲



大衆方向叢書

三 母 親

小曉 季聲 小 韓 編 劇

張 學 明 作 曲

永 樂 書 店 印 行

# 三 母 親

有 版 權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印<br>綱<br>者 | 發<br>行<br>者 | 作<br>曲<br>者 | 編<br>劇<br>者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知<br>識<br>印<br>刷<br>廠 | 天<br>津<br>羅<br>斯<br>福<br>路 | 張<br>學<br>明 | 曉<br>季<br>小<br>韓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
1 9 5 1— 4 [1]

【148】 1—5000 (36—60)

時 間 一九五〇年底。  
地 點 天津某紡織廠。  
人 物 李大娘（簡稱李）

劉二娘（簡稱劉）

周大娘（簡稱周）

李金生（簡稱金）

劉秀仙（簡稱秀）

周大爺（簡稱爺）

四十三歲，態度親切和藹，服裝乾淨樸素。丈夫是木工部老師傅。工廠初建時，隨丈夫來本廠，二十餘年來李大娘親眼看顧廠子經歷過日本、國民黨時代，自己又親自在車間做過工，嚐過一切滋味。現在工廠回到自己手中來，老太太特別高興，愛護工廠像自己家。三十八歲，能幹俐落，好勝心強。服裝整潔合身，梳一個光滑愛理頭。丈夫是織工部老師傅，廠子建立不久，就在廠裏搞紗間，技術好，也曾帶過徒弟，二十五歲就歇了工。

四十九歲，老實，沒有主意。服裝隨便，容貌蒼老，不愛收拾。年輕時在別的廠裏搞過紗，自從和周大爺結婚後，調至本廠。因為小孩子多，已有二十多年不上工了，在家操持家務。

二十五歲，李大娘之子，共產黨員，團的幹部，為人熱情。

十八歲，劉二娘之女，青年團員，熱情活潑。

五十歲，周大娘之夫，舊紗老工人。

季

佈景 天幕前置簡單棹椅板櫈即可。  
幕啓 李大娘在家收拾屋子。

(唱第(1)曲)

眼看著那錢針指呀麼指六點，

他們爺兒倆個快下班。

貼好了餛飩熬好魚，

單等著他們回家轉。(此句重複)

我先把那桌來抹，

我再沏好一壺茶，

掃好了那屋子再做針線。

x x x

如今的那生活大呀麼大改善，

不愁吃來不愁穿。

月月關錢幾十萬，

天天吃的細白麵，  
這樣的生活怎不喜歡。

都只爲共產黨，

領導咱把身翻，

還叫咱來學文化把書唸。

× × ×

共產黨好比天上的太陽，

妖魔鬼怪一掃光。

打走了國民黨反動派，

工人做主把家當。（此句重複）

（此兩句後邊可不要過門）

那可惡的狗強盜，

那特務三青團，

（此兩句後邊可不要過門）

掃除他個精精光，掃除他個精精光。

(白)我李大媽，家裏一共有四口人。我老伴，一個兒子，還一個小閨女，我老伴是木工部的師傅，我兒子金生在布廠裏看車，小閨女上學，一家人過的富富裕裕的，就着個兒媳婦啦。聽說我兒子早在廠裏討好了一個象，兩個人好的什麼似的。人家說那閨女長的花眉大眼，聰明伶俐，能說會幹的，在團裏還是個幹部。要說這新世道興的婚姻自主是好，有這麼個好兒媳婦叫我怎麼不高興呢。

(唱第(2)曲)

李大娘我心裏好呀麼好喜歡，

我沒有白活這四十三，

苦日子已經熬過去，

共產黨來了把身翻。

x x x

我家裏那民主管理的好，

互相批評不吵架，

兒子在廠裏是模範，

人人都把我家誇。

【李金生急急忙忙大步上。

金

（唱第（3）曲）

今天團裏開大會，

急急忙忙回家中，

推開門來叫母親，

端出飯來我快用。

李

（白）早給你做好啦，你着什麼急啊，先喝上杯茶……。

金

（急）不！我們等着開會哩，你快拿飯來吧。

李

（搖搖頭進屋內去，端碗碟上）一年到頭吃白麵，怕你們吃膩了，哪！給你們熬的小魚，

貼的饅饅……。

金

（拿起個饅饅咬了一口就要跑）那更好啦，我帶着走啦！

李

（追上一）唉！你着什麼急啊，吃了再走也不晚哪！

金 不行！不行！有要緊事開會，這魚好香（又跑回來了口魚）。

李 你爹怎還不回來？

金 （顧不得回答，又急跑出）不知道，大概也是開會。（下）

李 金生……

金 （忽又跑上）媽！媽！我給你說個事。（看看手錶）不行！不行！到點啦，還是晚上回來再說吧，你等着啊！（急跑下）

李 （追到門邊）金生！金生！（無人答應）唉！也不知道什麼事這麼急，連飯都顧不上吃（在門口呆立一會兒回屋內做活）。

【劉二娘在活潑、伶俐的音樂伴奏中上。

劉 （唱第（4）曲）

我劉二娘，

名叫劉桂花，

今年整整三十八。

從小在廠裏幹指紗，

民國二十六年就不幹啦。

嫁給鐵工部劉師傅，

生下了三男四女一個一個都長大，

裏裏外外我來當家，我來當家。

× × ×

那算盤子，

那個播拉拉，

今年訂了個小計劃。

各樣的工作帶頭幹，

不能落了後讓人笑話。

人給我扣頂大帽子，

（白）叫什麼，哦，

（接唱）個人英雄自高自大。

這個缺點一定要克服它，一定要克服它。

劉

(白)我訂下了個計劃，不管家屬委員會要我們做什麼，全都要帶頭。頂要緊的，是發動大家一塊做。像上回募寒衣我捐的不少，做口罩也做了不少，可就是犯了個毛病，個人英雄主義。我非下決心把它改了不可。(片刻)這幾天，聽說謠言很多，又是老美啦，又是原子彈啦，我得常留點心，幫羣衆們搞通着點。尤其是周大娘，那人頂沒有主意啦，得常開導開導她。(望前一看)你看，說着她，她就到。

音樂伴奏起，周大娘自對面上。

劉

(白)啊喇！我的周大娘，你上那兒呀？

【對話中過門樂聲稍低。

周

我正想上李大娘家去串門哪。

劉

還真碰對啦，我也正要上她家去，咱們一塊走吧！

周

對！一塊走，你先走，我跟着。

劉

(唱第(5)曲)我在前頭走如飛，

周

(接唱)我在後頭拼命追。

劉

(唱)眼看到了李家門。

周 (接唱) 哎呀，你走路好像飛毛腿。

劉 (白) 到了！到了，叫門吧！

劉、周：(叫) 李大娘，開門來。

李 (白) 來了。(唱第(6)曲)

我正在家中做呀做針線，

忽聽門外有人喊。

急忙起身把門開，

喲！原來是你們兩個老野貓。

劉 你別瞎胡鬧，咱們談正經的，你的口罩做的怎麼樣？

李 怎麼樣？快完啦，你呢？

劉 放心吧！落不了後噢！

李 (向周) 你呢？

周 我也快完啦，

李 咱們可得快着點，你看人家老安家媳婦一天能做三十個，比咱們都強。

劉 她強又怎麼樣？她還不是我發動起來的？沒問題，咱們這回保了險啦，一定能完成。（

邊說着邊掀起盞魚的碗）喇！吃的什麼好東西呀？

李 （打她一下）噃！你看你這個饞貓，（笑）今天吃了個稀罕玩意兒。

周 什麼稀罕玩意？山珍呀？海味呀？

劉 不管你山珍海味，我先嚐嚐，（夾了一口）好香！好香！

李 你看你，要不人家怎麼叫你野貓哩？唉！白麵大米吃膩啦，換換口味，貼幾個饅頭吃。

周 （擠了過來）我也嚐嚐，多少日子不吃，饅頭比饅頭還好吃哩！

劉 （開玩笑的）瞧瞧你們，真是不知足，大米白麵吃着，還嫌膩的慌，要在日本那時候，

窩窩頭都吃不上。

李 提日本幹什麼？共產黨領導咱不就爲叫咱過好日子嗎，還給日本那時候比？

周 真是！趕快縫活吧！

（三人坐下縫活，片刻。）

劉 別說啦！要提起日本那時候來，咱姐兒三受的那罪，真像地獄裏的鬼似的。

周 那時候淨吃豆餅。

劉 吃了這頓沒那頓。

李 (半天沒作聲，難受的) 唉！不知怎麼的，一提起日本來我就難受，心裏給刀子扎呀戳的。

劉 又想起你那閨女來啦，是不？唉！(向周) 你知道她閨女怎麼死的？

周 怎麼？她還有個閨女？怎麼沒聽見說過？

李 (難受的擦擦眼睛) 嗨！別提了，提了叫人傷心。

劉 (向周) 那時候你還沒來啦，她閨女叫蓮子，正十八，年青青的，正是滿處跑的年紀。誰知道，那年臘月裏，廠裏丟了布，日本鬼硬說是蓮子偷的，到家來搜，搜不出布來，就把蓮子活活的剝了衣裳，泡到河裏。

周 噯！多造孽啊！

劉 就這還不算哪，又叫人給撈上來，綁到電線桿子上拿鞭子抽，叫那來往的工人們看。你說，那十冬大臘月的天，不抽她也得活活的凍死了哇？活閻亂跳的十八歲的一個孩子，生生的給折磨死了。

周 噯！噯！造孽啊，怎麼那麼沒人性啊。

李 (傷心痛哭) 蓮子，蓮子，我那好閨女呀……

【靜場，伴隨着李大娘的哭聲，淒涼的音樂奏起。

【靜場半天。

劉 算啦！算啦！別哭啦，劉大娘，哭不是也沒用嗎？

李 (漸止哭泣，長嘆一聲) 唉！我那閨女要是命也可以趕上這好日子，她沒命啊！

(唱第(7)曲)

想她也看不見，

叫她也聽不見，

可恨那日本鬼子，

做事太慘。

可憐我那孩子，

死在他們手裏邊。

周 嗨！算啦！別哭啦，自己的身子要緊。

劉 人已經死了，哭有什麼用？現在這個世道，樂還樂不完哩！

李 嘩！你不提我也不想，一提起來叫我怎麼不難受，自打解放兩年以來，我沒一天過的日子不舒坦，多少日子不想這些個事情啦，今天一總清清根。（擦擦老淚）

劉 想想以前，比比現在，真是一個地下，一個天上，我對共產黨真是知情不盡哪。我爺們

在國民黨那時候是什麼脾氣，你們都看見啦，賭錢喝酒，嫖大娘們。他爺爺怎麼打他都沒改過來，共產黨來了倒把他給教育過來啦，你說我怎麼不感激共產黨。

周 你別只顧說你的啦！（安慰李）你看你道還不好嗎？趕明兒把你兒子對的那個媳婦接過來，花眉大眼的，還不就跟你的閨女一樣嗎？

李 （拭乾了淚）唉！咱就盼着往後吧！往後那年月比這還好。

劉 （忽然高興的又顯起她的本事來）想起來，真「喂」，人家說要等到咱七老八十的時候哇！就到了什麼社會主義了，咱們就能進什麼養老院了，吃的住的國家供給着，要多好有多好。

周 真的嗎？嘖嘖，你知道的真不少哇，要真能那樣了才好。

劉 可不！我兒，閨女學習回來都那麼說。可是一樣，年青的時候得勞動，要不國家還能白養活你？

李周 (想像的) 那多好。

【沉入一片想像的歡愉空氣裏。

劉 (突然記起) 呀！你看，我叫李大娘這一哭都忘了，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給忘了。

李周 (同時) 什麼了不起的大事？

劉 聽說美國鬼子又要來啦！

李 美國鬼子又要來？(不信的) 他怎麼來法？他不是和蔣介石一塊給咱打跑了嗎？

劉 是呀！他不甘心哪！他幫蔣介石打咱們賠了本，還想再來呀！這些天他派了好些兵打朝鮮，打完朝鮮再來打咱中國。聽說在咱東北還炸死不少中國人哪？

李 那可怎麼辦？

周 (慌了) 可不是，我也聽見，聽見人家說，說美國人就要過咱的什麼鴨子江，也不知是鴨子江哩。

劉 可沒有，你別信他們瞎胡說。美國鬼子聽說比日本小鬼還厲害啦，在朝鮮殺人放火，